

曹文轩文集

甜橙树



作家出版社

甜 橙 树



曹文轩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甜橙树/曹文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0

(曹文轩文集)

ISBN 7-5063-2478-4

I. 甜…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616 号

甜 橙 树

作者: 曹文轩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张晓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40 千

印张: 16.5

插页: 7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78-4/I·2462

定价: 2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我从未有过出版文集的念头。但这几年登门与我商谈文集出版的出版社，却渐渐地多了起来。每每谈起此事，我总是心虚地一笑，领了人家的一番好意，却婉言谢绝了。我对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低看，但也从来没有高看。只是想等日后“混出个人样儿来了”再作打算。就现在这些文字，与其让它们汇集在一起显示于人，还不如让它们七零八落地散放在某个地方——给人一个模糊的、零碎的感觉倒也好。但到后来，一些出版社的朋友认真起来了，三番五次地来游说我，直到将已填好了的、条件非常诱人的合同书放在了我的面前。理由种种，其中一条是他们都要提起的：在当代作家中，既搞创作又做学问的大概没有几家，又有文学作品又有学术著作的文集大概也没有几种。我依然一笑：我既没有将作品写好，也没有将学问做好。但心却不由得有些动了。摇摆不定之中，作家出版社出现了。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谈任何条件之时，我便在心中认定由它出版这套文集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忽然明白了我在等什么。这也许就是天意。

在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欣喜与羞愧参半。欣喜者，一些作品一些文章，虽然过去了许多年——离现在时间最长的差不多都有二十年了，但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能读得下去。我惊讶自己许

多年前的文字与思想怎么至今还依然活着，心中甚至不免有点洋洋得意。羞愧者，是从前文字的粗糙、叙事方式的笨拙、思想的简单和情感的涨满。有时，我几乎要与一些文字过不去了。但最终我还是放了自己一马：能在那时就将东西写到这个份上，也就不错了，何必太为难自己。按理说，时间久远，是不能成为原谅自己从前的理由的。但在中国，我却以为是可以成为原谅自己从前的理由的，因为，我们——全体，曾经是在一段漫长的平庸的岁月中度过的，任何个人，即便他是个天才，也是无法抵御那种质量低下——甚至是低劣的思维模式的塑就的。谁也不要吹嘘自己的过去。在将那些比较久远的文字收入文集时，我基本上没有作多少改动——让从前的一番真诚就这样粗朴、稚拙地留下吧。我无法改写我的历程，就像我无法改写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之历程一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以及一些短篇小说等，大概属于此列。如果在现在，我是不会写这样的文字的——即使想写成这个样子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依然还是非常喜欢它们。这就如同父母看到当年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弱的孩子和看到现在因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显得强壮的孩子都同样喜欢一样——都是自己的孩子。我甚至有点偏爱它们，这又如同父母会特别怜爱一群孩子中的那些瘦弱的孩子一样。更何况这些文字在当年还曾风光过。

当然，收在文集里的绝大部分文字，却还是近几年写的。细心的读者大概一眼就能认出。

虽说是文集，我并没有不加选择地将什么都收罗进去，相当数量的文字被我毫不犹豫地搁下了。我与责编袁敏女士商量确定，只收整装的。因此，大量短篇小说、短文以及大量论文都被

搁置在了一边。

这套文集确实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学术性文字。这些年来，我常常会被问到：你兼作家与学者为一身，有无分裂之感？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事实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少这号“脚踩两只船”的人。萨特、加缪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是极具风范的大学教员和别具一格的文学研究者。不久前看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我兴奋不已，并在心中认定这是一份丰厚而昂贵的学术遗产。不说世界，就说中国。当年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周作人他们那一拨人，许多都在大学任教并做学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今天任何一个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者都无法绕过去的学术经典。这个传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丢失了，十分可惜。若是生生不息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学一定会有很多好看的字面，也一定会有一番优雅的品质，甚至会将中国文学打到一个令人满意的高度上。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也没有因操持两者而困惑过或觉得无法兼容。两者给我带来的始终是心情舒畅。我曾将学术研究与创作喻为天上、地上——在地上走累了，就到天上飞一会儿，在天上飞累了，就再到地上走一会儿。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可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以后，我也不会去作一个纯粹的作家或一个纯粹的学者。

在这篇短序里，我不想太多地谈论我的文学观，因为收在文集集中的许多文章，已经十分鲜明也已十分充分地表述了我的一系

列的文学主张。在文学观方面，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典又难免有点偏激并很难被说服的人。

那些关于文学的基本想法，多少年来，我就没有过片刻的怀疑，时至今日，已变得十分地顽固了，大有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架势。我不是唯艺术者，但我对艺术性确实很在意——非常在意。在书写过程中，“艺术”二字，始终如雷贯耳响彻在我思维的上空。我从来也不认为文学对现实进行依样画葫芦式的摹写是一条正路。我企图写出一些无愧于“艺术”的作品——朝思暮想、时时刻刻，尽管心中所求与手下所出之间总是有遥远的距离，但我愿意以一生的时光委身于它。尼采说：“艺术，惟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因为真理而死亡。”对文学，我没有尼采这样的悲壮感与崇高感。但我却始终暗抱一个十分私人性的期望：青年的我、中年的我所写的文字，是为老年的我准备下的——但愿在我老态龙钟之时重温这些文字，不至于过于汗颜和后悔光阴的虚掷，而能于夕阳西下的晚景中有一些温馨的、美好而朴实的回忆。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袁敏女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学生和一切对这套文集给予无私关注与不惜付出心血的朋友。我惟一能报答他们的就是日后对于文字的更为努力的操持。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 录

白栅栏·····	001
忧郁的田园·····	023
蓝 花·····	047
阿 雏·····	062
月黑风高·····	083
月白风清·····	100
泥 鳅·····	114
沈居德·····	131
田 螺·····	152
诛 犬·····	172
网·····	186
红葫芦·····	203
箍桶匠·····	219
板门神·····	235
大 水·····	244

酒 仔	259
金色的茅草	272
疲惫的小号	285
芦荻秋	304
第十一根红布条	326
甜橙树	336
野风车	352
渔 翁	368
海 牛	386
三角地	407
水下有座城	453
蔷薇谷	469
暮色笼罩下的祠堂	482
枪 魅	493
守 夜	505
荒原茅屋	512

白 栅 栏

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些微妙、朦胧、扑朔迷离的感觉。这些感觉会沉淀在记忆的茫茫黑海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花熄灭前的顷刻，还会突然浮现，然后像夏日黄昏时的落霞，向宁静的西方天空弥漫开来，于是时间倒流，这个人又梦幻般地回到了稚拙、清纯、金泽闪闪、充满花朵气息的童年时代。

小时候，我喜欢我的女老师……

—

我父亲是一所农村小学校的校长。我们家就跟随着他，安在这所小学校里。

我七岁那年，她从城里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了父亲的学校。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们家门前。当时，门前那棵梔子树开花了，一树纯白的花朵。她就站在它下面，翘首望着其中一朵盛开

着的。她的肤色很白，跟梔子花的颜色十分相近。十点钟的太阳正从天上斜照下来，她满脸阳光。阳光下，她脸上的茸毛闪着淡金色，像一枚刚刚成熟的桃子。对于那对眼睛，我当时只觉得我从未见到过，但却说不出感觉。后来多少年，那对眼睛时时浮现，但也始终不能用语言将它们表述。前年，我到南方一个山青水秀的风景区去游览，偶然间又获得了那种感觉。当时，我正跳到一条清澈的山溪中的一块石头上，刚要用手撩水玩，却又忽然停住了：深深的、凉匝匝的水底，有两卵黑亮的石子，本是溪水被微风所吹，轻轻波动，但我却觉得是那两卵黑石子像谜一样在闪动。就在那蓝蓝的山溪里，我又看到了她的眼睛。

“这花真好看。”她说。空气似乎立即变得甜丝丝的。

我呆呆地坐在门槛上，嘴里正很不雅观地啃着一大块白薯干，趁她没注意，我把那块白薯干悄悄地塞进怀里。

“这花真好看！”

我转身进屋搬出一张凳子，爬上去，把那朵花摘了，又跳回到地上，把它送到她面前。

她接过那朵清香清香的梔子花，朝我一笑：“你是校长家的？”

我点点头。

她把花戴在了头上：“好看吗？”

我点点头。

“以后我每天摘一朵，行吗？”

我点点头。

她又朝我一笑，走了。

过不一会儿，前面的屋子里传来了轻轻的、水一样的歌声。现在想起来，她并不会唱歌。我也从未听到过她真正地唱过歌。但，她的声音我却是永远忘记不了。那声音纯静而欢乐，像是从心的深处细细地流出，像是月光洒在夜晚的田野上。

她是在她的宿舍里唱的。后来，我常常听到她唱。她一唱，我就坐到门槛上去啃白薯干。啃着啃着，不知为什么停住了，待一串口涎“噗嗒”掉到手面上，才又拉回魂儿来继续啃。

后来，来了一个吹笛子的男人，我就只能听到笛子声了。

在她的宿舍与我们家之间，没有一堵高墙，只有一道矮矮的木栅栏。

那天，我从外婆家回来，就觉得在绿树中间忽然地有了一道闪光，定睛一看，发现那道木栅栏忽然都变成了白色。

是她从父亲那里要来了一桶白漆刷成的。

正是秋天，地上到处开着淡蓝色的野菊花，映衬得那道白栅栏更加好看……

二

当她站在讲台上，微微羞涩地朝我们笑时，我才知道，她现在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一年级小学生最难管教，一个个都是不安分的猴子，坐没坐样，站没站相，凳子没有被屁股焐热，就刺闹闹地难受。这时，就会做些小动作。记得小时候做作文，做到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痛改前非的情感时，每每总要来这么一句：“我以后一定不做小动

作。”其他孩子几乎也是千篇一律地有这么一句。这次的作文里有这么一句，下一次的作文里依然还会有这么一句，可见小动作是那个年纪上最容易犯的毛病。只有那么十分钟的安静，就开始捏鼻头，扭身体，抓耳挠腮，像是满屋里蚊蚋横行。要不就交头接耳，或在桌肚里玩玻璃球和从家中箱底里盗出的铜板。老师说些什么，干脆全没听见。小时还尤其善于流鼻涕，一走神，那鼻涕就双双“过河”了。不知是谁“嗤”的一声，于是大家都忽然想起了鼻涕，教室里便“飒飒”有声，像夜风掠过林梢。这时再抬头看，讲台上的老师正把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出来，狠狠的。我们屏住呼吸，把眼睛瞪得灯盏一般，意思是说：我们在听呢！过一会儿，教室里就又开始动作起来，起先声音如蚕食桑叶，最后就如同雨滴纷纷打在芭蕉叶上，盛时，教室里“轰轰嗡嗡”，像远处传来的山洪声。

谁也不愿教一年级。

她来了，并且还微笑。过去的几个老师大概都不会笑，因为我们就没瞧见他们笑过。她头上戴着栀子花，不一会儿，教室里就飘起淡雅的清香。我们没有做小动作，以后一直也没有做。几十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看她的眼睛，看她说话时弯曲的嘴唇，看她捏着粉笔的手——她用三根手指捏粉笔，无名指和小拇指像兰花的花瓣儿开着。我们只看见她，却听不见她的声音——不，听见她的声音了，仅仅是声音而已，但不知她说了些什么。

当时，我们傻乎乎的样子一定非常可笑。

而且，我们竟然没有鼻涕了。其实鼻涕还是有的，只是不愿让她看见，用劲把它憋住罢了。

只要她一进教室，教室就像秋天的池塘那么安静。

可是期中考试，我们考得糟不可言，及格的才四五个人。父亲把她找了去，态度和蔼地问了情况。晚上，隔着那道白色的栅栏，我听见她在宿舍里哭了。

她再进教室时，不笑了。她从前排第一个孩子问起：

“为什么没有考好？”

那孩子叫大国。他只顾看着她的眼睛，却不回答。

“问你哪！为什么没有考好？”她生气了。她生起气来时，我们就会觉得她更好看。

大国结结巴巴：“我……我上课看你……”

“看我？看我什么？”

“看你眼睛了！”

她想笑，但却用洁白的牙齿咬住了嘴唇。她挨个问下去，回答如出一辙：

“我看你的眼睛了！”

当我低着头也这么回答时，我听见了她急促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她骂了一句：“你们是群坏蛋！我不教你们了！”我们抬起头来时，她已经跑出了教室。

我们坐在那里半天没动，心里感到非常害臊和难过，一个个像罪犯似的耷拉着脑袋。我们来到她的房间门口，靠着墙壁，一个挨一个地站着往她的门口挤。被挤到门口的，转身又挤进来，实在挤不进来的，就跑到队伍的尾巴上再拼命往门口挤。有几个女孩把耳朵贴到门上听，然后小声说：“她哭了。”于是一个传一个，像传口令似的传下去，“她哭了。”“她哭了。”“她哭了。”……

门打开了，她走了出来。

我们赶紧像一群小耗子闪到一边。

她轻声问：“以后上课，你们还看我的眼睛吗？”

我们全体立直了身子，几乎同时像呼口号一样：“不——看——了——！”

三

她既文静又活泼，常和我们一起玩。玩起来，她纯粹是一个孩子，混在我们中间，她忘了她是老师。她有时把我们带到空旷的田野上，我们就像一群麻雀“唧唧喳喳”地围绕着她。她跑到哪儿，我们就呼呼地跟到哪儿。有时，她忽然跑起来，我们就欢叫着追赶她。见我们追不上了，她又回过头来望望。待快要追上她了，她又跑了。那回我去东北，在森林里追一头小鹿，就又想起她这副形象来。那小鹿伶俐可爱，用温柔而淘气的眼睛望着我。我向它走去，它又活活泼泼地跑了，像股轻风，像团柔云。可是跑了一阵，它又停住，回头望着我，那样子很让人怜爱。

她喜欢我们，尤其是我。

据母亲讲，我小时候长得很体面，十分讨人喜欢。两岁之前，我就很少在家喝母亲的奶，因为总是被邻居家抱了去玩，然后从这家传到那家，能顺着河边传出去一里多地。饿了，就喝也正在奶孩子的其他母亲的奶。母亲自己的奶水将衣服润湿了，胀得受不了时，就沿着河边去找我，总要找半天才能把我找回家。七岁时，我很懂事了，说话很甜，品行不恶，不会骂人，很少做讨人嫌的坏事。大概是因为这些因素，所以她很喜欢我。

也正是这份喜欢，她让我生了一场病——

她家离这儿有十里地。每个星期六下午，她差不多都要回家去。她又要回去了，忽动了念头，将手放在我的肩上，对我母亲说：“我带他去我家，行吗？”

母亲同意。

她又低头问我：“去吗？”

我连忙点点头。

我跟着她，高高兴兴地走了十里路。

她也很高兴，一路上老轻声唱歌，还不时地顺手掐一两根已经枯萎了的狗尾巴草。

那时候没有电视，晚饭后洗洗脚，嗑嗑瓜子，就得睡觉。她家不穷，可也不能为我一个八岁的小孩专支一张铺，再说农村也没有这个习惯，来个人，都是与别人挤一挤。

“我要睡在谁脚底下呢？”我心里在想。

“跟我睡。”她说。

我站着不动。

她端着油灯往里屋走去：“跟着我呀。”

我磨磨蹭蹭地跟着。

她把油灯挂在墙上：“你睡那头，我睡这头。”

我还是站着不动。

“脱衣服呀。”

我记得我脱得极慢，脱一件衣服像是足足花了一年时间。不像是脱衣服，倒有点儿像剥皮。

“快脱了钻被窝呀，冷。”

当时的农村孩子睡觉都没有衬衣衬裤，赤条条，一丝不挂，

像个浪里白条。我终于剥光了上身。我低下头，很害羞地看着自己赤裸着的扁平的瘦胸脯，从未觉得光身子有那么难看，有那么别扭，情不自禁地用胳膊搂抱着自己。下面的裤子，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脱了。

“把裤子脱了呀。”

我低头望着床上一条已经放开的花被子。

我窘极了，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难堪的场面，额上竟汗津津的。我真想逃进黑暗里去。她却毫不在意，去外屋取东西去了。趁这当儿，我立即扒光了裤子。像一只被穷追的野猫忽然瞥见一方洞口，我爬上床，仓皇钻入被窝——啊，她终于看不见了！

“怎么这样快呀？”她说了这么一句，先摘下了头上的发卡，解掉了头绳，甩了甩头发，那些头发就一下子飞扬起来，仿佛被捆绑了一整天，现在终于得到了自由。然后，她就开始脱衣服。

我像巢中小鸟忽然看见了人，立即将脑袋缩进了被窝。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我还是把双眼紧闭，仿佛一睁了眼，还是能看到什么魔鬼似的。但我的耳朵和鼻子却是无法设防、堵住的。我听见了她脱衣服时的窸窣声，闻见了她脱去衣服后身体散发出的那种温暖、新鲜、带着某种特别气息的味道。那气味永远流散在了我的记忆里。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心里似乎是有点喜欢听那声音和闻那气味的，虽然战战兢兢的像一只被人缚住了的小猎物。

大概是她用手掀起了被子的一角，因为我感觉到有一股凉气从被子的那头过来了。

她进了被窝。她的脚伸过来了。当碰到我的身体时，我如同